史通訓故補

史通訓故補卷之五

北平黄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　鎮備九參訂
海澄葉廷推蔚文同訂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厦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

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
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
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
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
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
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皆當代雅
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
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
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

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啟石伊產空桑海客
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駁不可殫
論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霑班曄之寸札而嵇康
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
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
代自謂無慚良直而王喬鳧履出于風俗通左慈
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
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
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

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王劭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琅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叙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按前史尚如此謬况後史編錄者耶）劉駿上淫路氏（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議醜書因云駿蒸其母路氏醜聲播於甌越也）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亂嗣死遭割斷（一作刋斷）蓋亦陰過之所致也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

史多採以為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畧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諜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儁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脩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

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疑脫不字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烱(罵)書河北以爲王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爲後或以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

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前漢書劉向典校秘書採古今紀傳行事之跡緝其正辭美義可為勸戒者以類相從為說苑

二十卷。新序三十卷。

淮南子。禹通轘轅。塗山氏欲餉之。戒之曰。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至。見禹為熊。慚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

呂氏春秋。伊尹之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無顧。母明日視臼出水。東走。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君令乳之。命曰伊尹。

荊楚歲時記。漢武帝命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于河。問曰。此何處。曰。可問嚴君平。至蜀問之。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

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嫦娥竊以奔月。

晉書。嵇康。字叔夜。譙郡銍人。少有奇才。歷官中散大夫。著高士傳。自混沌至管寧。凡百一十九

人。缺一自擬。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有高名于世。舉孝廉。不行。自號玄晏先生。

後漢書。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有神術。每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飛來。于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舄。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後漢書。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操不喜因坐上欲收殺之。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人逢慈于陽城山頭。復逐之。遂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一老羝屈膝而人言曰。遽如許。競往赴之。而羣羊皆變為羝。莫知所取。

晉書。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歷官諮議參軍。以交趾出丹。求為句漏令。著書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南史。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

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後誅元凶劭即位。
北史。魏收既緣史筆。多憾于人。齊亡之歲。收冢
被發。棄其骨于外。收無子。先養弟子仁表為嗣。
位至尚書膳部郎中。
裴氏家傳。裴榮字榮期。河東人。少有才氣。好論
古今人物。撰語林。
晉書。干寶父有所寵侍婢。母妬。父亡。母生推婢
于墓中。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復蘇。又寶兄
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
事。如夢。因著搜神記二十卷。
前漢書。揚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
魏志。文帝黃初中。散騎侍郎劉劭等受詔集五
經羣書。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梁書。武帝天監十五年。劉峻撰類苑成。帝即命
學士何思澄等。撰華林徧畧以高之。
晉書。薛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少與同
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時
號為江東五儁。

後漢書。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歷官朗陵侯相。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史記。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

前漢書。直不疑。南陽人也。初為郎。遭太中大夫。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前漢書。翟義。字文仲。丞相方進少子。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遂與上蔡陳豐舉兵。兵敗自殺。後漢書。王郎立為天子。詔云。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蓋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

蜀志。諸葛亮於建興十二年。悉大衆由斜谷出。與司馬宣王對於渭濱。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相持百餘日。八月。亮疾病。卒于軍。魏書云。亮糧

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
卒

北史魏孝文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攻陷馬圈
戍三月車駕南伐丙戌帝不豫四月丙午帝崩
于穀塘原之行宮至魯陽發喪

南史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為侯景將宋子
仙逼掌書記

北齊書侯景據河南反文襄當國議者咸云景
猶有北望之心文襄以為然乃遺書招之景報
以書文襄覽書問為誰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
文襄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

魏志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少有奇驗歷官少府
丞

淮南子修務訓若夫堯眉八彩高誘注云堯母
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
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奄然陰雲與慶都
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

韓子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

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于聲。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燕丹子。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之曰。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嘆。烏即白頭。馬即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列仙傳。淮南王安。好仙道。于是八公乃詣王授丹經。安臨仙去。餘藥器在庭中。雞犬舐之。皆得飛昇。

（補注）

隋書經籍志。帝王世紀十卷。皇甫謐撰。幽明錄三十卷。劉義慶撰。會稽典錄二十四卷。虞豫撰。華林遍畧六百二十卷。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

通考。唐元行沖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象。舊史謂晉元帝出牛氏非也。道武名犍。實為繼晉受命之符。

北史。魏收傳。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收為檄五十

餘紙。不日而就。又撒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

北齊書。邢邵傳。邵字子才。河間鄚人。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仕至太常卿。攝國子祭酒。與濟陰温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温邢。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

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喩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姦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榷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

虛設。二曰厚顔。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争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也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

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羨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斲氷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嘆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勑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

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其斗筲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

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汚隆、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眦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准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氷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

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敘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累牘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損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

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
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
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
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䟽晁
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
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
之竹帛持之不刋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
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
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為史

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虫小伎者闇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

詩崧高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小序尹吉甫美宣王之能建國親侯襃賞申伯也烝民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小序尹吉甫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也

詩魯頌四篇皆頌僖公嚴粲詩緝云小序云史克作是頌其末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謂作新廟也而班固王延壽皆云奚斯所作之詩誤矣

屈原離騷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齋怒宋王九辯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

前漢書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書五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春秋左傳鄭伯克段于鄢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見潁考叔而語之故對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春秋左傳初晉侯使士蔿為申生築蒲夷吾築屈不慎公使讓之對曰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前漢書司馬長卿請為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烏有先生無是公為詞以推明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節儉因以諷諫

前漢書揚雄字子雲蜀人官黃門侍郎成帝以趙飛燕無嗣往祀甘泉宮雄作甘泉賦以諷帝出游獵雄從又奏羽獵賦

後漢書班固當顯宗時校蘭臺令史時帝修洛陽宮室西土父老怨帝不都長安固乃作兩都賦以諷

後漢書馬融字季長扶風杜陵人時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俗儒以文德可興武功可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以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乃作廣成頌以諷注廣成苑名在汝州梁縣西

山陽公載記魏武為劉備所敗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乃得過及出大喜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若早放火吾徒無類矣

北史高洋天保元年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丙寅文宣親戎出次城東周文見軍容嚴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椎冰

後漢書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鮮魚褒薦于京兆尹閻興時長安鑄錢多奸巧乃署倫為督鑄

錢椽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史記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
史記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爲桀
後漢書龐萌山陽人爲人遜順光武愛之稱曰
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
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
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遂反帝聞之大怒自將
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爲社稷之臣諸
君得無笑其言乎討乎之
詩商頌那章猗與那與小序祀成湯也
詩小雅魚藻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小序刺幽王
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在鎬將不能自樂也
晉書王沉字處道晉陽人歷官秘書監撰魏書
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恃才倨傲爲
鄉黨所擯作疾邪賦以舒其憤
後漢書隗囂據隴問班彪曰往者周末諸侯並
爭天下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彪乃
作王命論明神器不可妄覬以諷之

晉書．張載．字孟陽．武邑人．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過劍閣．作銘．刺史張敏見而奇之．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蜀志．後主建興五年．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

魏志．王昶．字文舒．太原人．歷官散騎侍郎．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兄子默．字處靜．沉．字處道．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爲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

後漢書．李固．字子堅．南鄭人．司徒郃之子．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帝覽其對．多所納用．

宋書．荀伯子．潁陰人．晉驃騎將軍羨之孫也．遷御史中丞．凡所奏劾．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世人以此非之．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居選職十有餘年．所

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補注

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威震華夏曹公議徙都許以避其銳

魏志盧毓傳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誚帝疾之詔選舉莫取有名者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晉書張華傳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

補注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趙岐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

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絶羣遂乃掇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

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蜀本作搜　宋本作披）竊惟范曄之删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為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

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嶓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楊之瑣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

榷其流實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

前漢書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嬰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

前漢書后倉說禮數萬言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

後漢書服虔字子愼河南滎陽人歷官九江太守作春秋左氏集解行于世

後漢書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易詩書禮記作毛詩譜

宋書裴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人仕中郎外兵曹叅軍注史記

前漢書注有李斐不詳所出李奇南陽人

後漢書應劭字仲瑗汝南南頓人歷官泰山太守注漢書

前漢書注晉灼河南人歷官尚書郎注漢書

蜀志。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為尚書右選部郎。以延熙四年。撰季漢輔臣贊。

晉書。常璩。字道將。歷官散騎常侍。撰華陽國志。華陽。梁州地也。記漢以來巴蜀人物。

宋書。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歷官散騎侍郎。宋太宗元嘉中。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表上曰。竊惟績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

家語。孔子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南史。劉昭。字宣卿。高唐人。梁天監中。累遷臨川王記室。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書。世稱博悉。

梁書。劉峻。字孝標。梁天監中。詔入西省典校秘閣。峻注劉義慶世說。

北史。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第二十子。元帝封為晉熙郡王。元帝降魏。從至長安。降封始寧公。

後漢書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與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

後漢書馬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補注

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為河間獻王傳

蜀志楊戲撰季漢輔臣贊陳壽為之注疏本末附其傳後故云陳壽之季漢輔臣

隋書經籍志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梁剡令劉昭注

北史蕭大圜傳大圜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文集二十卷而淮海亂離志隋書經籍志淮海亂離志四卷敘梁末侯景之亂蕭世怡撰

宋書裴松之字世期此云少期避太宗諱也

魏志王朗傳子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玄集聖證論以譏短之

因習上第十八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産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即其證也按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畧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

對沛則稱沛公封漢則為漢王逮混一天下則稱帝稱上此史家定法也若為公王之時而除沛漢之字將似曰公曰王則文義不假帝上尊號又不得據加諸閒宜何如稱　公與王

畧外別内邪何貶甍而書卒也葢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為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王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欵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

尚非定名則沛漢之字必不可少矣

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氏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

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列姓名於卷中而又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師者矣爾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裕等傳皆云丹徒楚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

吳興武康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㧞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一作君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為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

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誅一作討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刋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

之旣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頥之誚也、尼為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者、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春秋左傳、楚武王伐隨、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

春秋左傳、昭公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

已乎。昔文襄之伯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

晉書。劉隗。字大連。彭城人。習文史。元帝深器異之。歷官湘州都督。

後漢書。鄧禹。字仲華。新野人。從光武定天下。封高密侯。明帝時拜太傅。

後漢書。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從光武定天下。封雍奴侯。

後漢書。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初封歸德侯以破秦豐功。改封舞陰侯。

後漢書。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封舞陽侯。已破檀鄉賊于滹水。定封為廣平侯。

魏書。劉昶。字休道。宋文帝弟九子。初封義陽王。以廢帝北討。乃奔魏。

魏書。沈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為魏所陷。終于北。

史記。吳自太伯至壽夢凡十九世。壽夢四子。長

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及餘昧
于僚立諸樊子光弑僚而自立是為闔閭
吳志虞溥為孫策功曹後以孫權積怒徙交州
隋書經籍志趙書十卷記石勒事一曰二石集
記燕太傅長史田融撰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
裴景仁撰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偽涼著作佐郎
段龜龍撰秦書八卷記苻健事何仲熙撰秦記
十卷記姚萇事魏佐民尚書姚和都撰
史記索隱蜀西南夷舊有君長故昌意娶蜀山
氏女也其後有杜宇自立為王號曰望帝
史記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
會于徐州以淮上地與楚而歸吳所侵宋魯之
地當是時越兵横行于江淮諸侯畢賀號稱霸
王
吳志孫權字仲謀郡察孝廉及兄策薨以事授
權封吳王後即位改元黃龍謚大皇帝
隋書經籍志越絕十六卷無撰人名氏相傳以
為子貢作

晉書。虞溥字允源。高平人。歷官鄱陽內史。撰江
表傳。于勃。過江上之。元帝詔藏秘書。
唐書。蔡允恭。荊州江陵人。仕隋為起居舍人。入
唐。官至太子洗馬。著後梁春秋十卷。
三輔決錄法。獻帝時。京兆金褘自以世為漢臣。
自日磾時討莽何羅。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乃
發憤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欲挾
天子以討魏武。時魏武在鄴。留長史王必督許
中事。晃等夜燒門攻必。褘等為內應。必奔南城。
會天明。晃眾散。魏武收紀晃等誅之。
魏志。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數有戰功。好增虜
獲以徼賞。多不許。恨之。正元二年。彗起吳楚之
分。欽喜以為己祥。遂與毌丘儉等。矯太后詔。罪
狀司馬景王。移諸郡國兵反。大將軍討之。儉等
眾潰就誅。欽奔吳。
魏志。諸葛誕見王凌毌丘儉等累見夷滅。心不
自安。甘露二年。徵為司空。愈恐。遂反。司馬文王
率眾討之。誕窘急。乘馬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

馬胡奝逆擊斬之。

北史。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降人荀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

北史。王謙。字勑萬。太原人。庸國公雄之子。周建德中。任益州總管。隋文輔政。謙使賀若昂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兵敗。伏誅。

周書。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建德中。拜太師上柱國。隋文將圖篡奪。迥舉兵討之。不克自殺。

後漢書。葛龔。字元甫。梁國人。舉茂才。為臨汾令以善文記知名。

〔補注〕

隋書經籍志。燕書二十卷。記慕容儁事。僞燕尚書范亨撰。漢之書十卷。常璩撰。蜀王本記一卷。揚雄撰。

北史。僭僞附庸傳。梁帝蕭詧。字理孫。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都督五州諸軍事。後張纘搆詧于梁元帝。元帝世子方貴。魁

期襲詧。未及發。詧陷樊城。擒方貴兄弟並斬之。
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魏恭帝元年。命詧
主梁嗣。資以江陵一州之地。詧乃稱帝于其國。
傳于巋及孫琮。至隋文帝徵琮入朝。廢梁國。凡
三十三載而亡。
崔鴻十六國春秋。凡二趙。三秦。四燕。五涼。一夏。
一蜀。前趙劉淵。後趙石勒。前秦苻健。後秦姚萇。
西秦乞伏國仁。前燕慕容儁。後燕慕容垂。南燕
慕容德。北燕馮跋。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南涼秃
髮烏孤。西涼李暠。北涼沮渠蒙遜。夏赫連勃勃。
蜀李雄。
笑林。或請葛龔作奏。忘自載名。轉寫龔名。時人
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因習下第十九 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本居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

斗牛之野郡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其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疑有脫文）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恆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每云其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近代史為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以前舊名號）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從黄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為

是此鄉為非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關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於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為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偽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

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今有姓邴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為李氏。如昔共邑里，必云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為明氏出於平原，卑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原氏，至它篇所引，皆謂之口西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陳郡謝偃，並其類也。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漢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一史，

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歎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寖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失者焉

晉書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父莊為樂陵太守湛自京都定省作東方朔畫贊

史記孔子生于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至防叔畏華氏之

逼而奔魯。故為魯人。

後漢書。陰識傳。其先出于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

後漢書。鄭玄傳。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

後漢書。魏武之收楊彪也。孔融曰。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

前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不言楚人。兩龔傳云。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後漢書。卓茂傳末。亦云楚國龔勝。

後漢書。趙壹。漢陽西縣人。光和元年。上計到京師。見司徒袁逢。長揖。逢望而異之。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無有出其右者。請為諸君分坐。

隋書。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隋高祖為丞相。

深自結納。受禪後。封越國公。

北史。高熲字昭玄。渤海蓚人。隋文受禪。拜納言。後為煬帝所誅。

〔補注〕後周書。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吏部尚書左僕射。拜車騎大將軍。封石泉縣子。後出為宜州刺史。卒。

後周書。庾信父肩吾。梁中書令。信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與東海徐陵。並為抄撰學士。後領建康令。侯景至。奔江陵。元帝即位。轉右衛將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拜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孝閔時。陳氏與朝廷通好。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惟放王克殷不害。褒信並留不遣。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卒。

孫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五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六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豐潤董崧念青同訂

言語第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

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徵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殺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摠歸於筆扎宰我子貢之道不行

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一本作比之小辨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以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

不當襲其字句而氣脉則豈可不似之

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

而全作夫差亡𡿪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方等見殺、謂其次于方諸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也、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王桑梓、翦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收謂魏收、弘謂牛弘、必謂彼

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王謂王劭也宋謂宋孝王也劭撰齊志孝王撰關東風俗傳也）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母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為工益

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黑獺、姚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樵梨狗子齧斷索、又曰、獾獾頭團圞、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廿、請如此事、熟可棄遺、而周史以為其事非雅、畧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是以董狐南史、齊一作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畧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

通人碩士隨口談謔無不入雅牙儈村大子作假通文語令人可嗢況信史務在紀實則文詞口語俱從

紀哉葢江芉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葢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

其實是史法也

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時一作亘一作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春秋左傳。成公十三年。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已而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侯使呂相絕秦。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人伐陳。遂入之。子

產獻捷于晉晉問陳之罪對曰陳忘周之大德而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取郜大鼎於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春秋左傳襄公三年諸侯會于雞澤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而授晉公僕人書曰臣聞師衆以順為武君師不武臣懼其死以及揚干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歸死于司寇

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鬼谷子書有飛鉗篇

史記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說趙魏六國約從親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投從書于秦而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

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

生其後相秦乃說六國事秦謂之連衡

史記范雎者魏人也從王稽至秦說昭王昭王于是用范雎雎言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諸侯涇陽高陵之屬太侈昭王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就封而拜雎為客卿封應侯

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持高節游趙會秦圍趙魏將辛垣衍欲令趙尊秦為帝仲連乃責而歸之秦將聞之為郤軍五十里

前漢書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

後漢書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為御史漢安元年遣使巡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梁冀書御京師震悚

蜀志秦宓字子勑綿竹人歷官長水校尉時吳

遣張溫來聘。宓與言。答問如響。溫大敬服。

南史。王融。字元長。瑯邪臨沂人。仕齊武帝。遷祕書丞。永明九年。芳林園禊飲。融為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頃見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慚鄙製。無以遠匹相如耳。

春秋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曰。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茲來巢。其將及乎。

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

春秋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春秋左傳文公四年鄭伐宋囚華元宋人以車馬贖歸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晉師次于城濮楚師背鄭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孫盛魏氏春秋武帝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裴松之云孫盛著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非一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會于向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親數諸朝駒支對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九年冬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晉書北涼為沮渠氏西秦為乞伏氏

北史周紀鮮卑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曰宇謂帝曰文故國號宇文非謂天子曰宇文因以為氏

前漢書元封武帝改元

魏志正始齊王芳改元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楚成王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

史記酈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撓楚權張良曰天

下游士。離親戚。去墳墓。從陛下游。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乎。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魏畧。王凌將謀廢立。與兖州刺史令狐愚通謀。與同楊康並為愚腹心。康頗露其事。司馬懿東取王凌。問同曰。卿知其事耶。同對不知。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參錯。并斬。臨刑俱出獄。同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晉書。樂廣。字彥輔。南陽人。代王戎為尚書令。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娶廣女。為太子洗馬。

補注

左傳。輔車相依。杜氏注。輔。頰也。車。牙也。牙車字出素問。

後漢書。楊由傳。由字哀侯。成都人。少習占侯。為文學掾。時有大雀集庫樓。太守廉范以問。由曰此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

蠻叛。殺傷長吏。發庫兵擊平之。又益都耆舊傳
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
吏曰。前有覆車。此雀相隨往食之。行數里。果如
其言。按楊田乃占雀。非聽雀也。聽雀事。當屬楊
宣。

唐書藝文志。張太素隋後畧十卷。

唐書儒學傳。郎餘令。定州新樂人。博于學。擢進
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從父知年。亦為王友。
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
為林也。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十
數篇。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亹亹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歛雕墻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禀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索

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闕、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咎、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

絶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踈。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伯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詆訐奸私、于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之財賄、令故為榮傳多減具惡、是謂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世至傳稱文如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非唯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一本有言字而史辭再三、良

以好發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靡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郯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齊

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夐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德棻是也、齊史、魏收李伯藥所撰、周史、令狐德棻所撰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魏史、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也、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

如其言則前人所書後人不當更着一語矣

嗤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寀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為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一作詞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後夫探揣古意而廣足音子愈反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葢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

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春秋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

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退師。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又

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伐原以示之信。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史記酷吏傳。郅都者。楊人也。景帝時為雁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節。引兵去境。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史記。趙簡子盡召諸子與語。無恤最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無恤為太子。是為襄子。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塟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從者行斟。陰令廚人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

魏書。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即代王位。改元登國。

史記。婁敬。齊人也。戍隴西。過洛陽。說高帝都關中。賜姓劉氏。號為奉春君。時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敬勸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上以為善。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

劉敬往結和親約。

史記。天官書。昴為髦頭。胡星也。

周書。元偉。字猷道。洛陽人。歷官少司寇。建德四年。聘于齊。會高祖討齊。偉為齊人所執。齊平。方自鄴還。庾信贈以詩曰。號亡垂棘返。齊平寶鼎歸。其為詞人所重如此。

陳書。周弘正。汝南安成人。仕梁。累遷國子博士。入陳。宣帝時為尚書右僕射。

北史。韋夐。字敬遠。杜陵人。志尚簡濟。周文帝備禮聘之。竟不能屈。時人號為居士。陳尚書周弘正來聘。乃造夐。談謔盡日。後請夐至館。夐不時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所欽挹如此。

前漢書。王莽遣使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徵勝。勝稱疾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遂不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魏志曹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封陳王詠三良詩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嘆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

宋書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其詠秋胡詩第四章云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春秋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及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補注

漢書韓信傳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又曰後十年陳豨反高帝自將而往信與家臣謀欲發兵襲呂后舍人弟上書告信欲反狀呂后與蕭相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死羣臣皆賀信入使武士縛信斬之

漢書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拜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涿郡太守遷河南太

守。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雖子貢冉有。通藝于政事。不能絕也。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敘事第二十二 并序 簡要 妄飾 隱晦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復（一作複）深奧詁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

時世爲之也
亦未可以人

馬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懘㦃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

才優劣論

班馬有功於經術而以為五經罪人謬矣

蘇張等傳多本國策恐未是史記中勝場陳項諸篇仍宜歸美史記耳

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益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麤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大倉公龜筴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為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

其書亦工必時之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儁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左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濶略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

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畧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于尼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敘事之體

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覼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為三篇、列之于下、右叙事篇序

北史、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渤海蓚人也。

〔補注〕北史、齊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武明太后孕帝時、有赤光照室、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士于尼、宜作侯尼于。

簡要

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

斯蓋堯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
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
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
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
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
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
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
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
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

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
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
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
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
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記
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蓽輅藍縷以啟山林此則
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
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
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

此體尤不可不知

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絶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鴆為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吳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於君將食之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為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迹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

別出互見則可重述前事變爲陋體

漢書裁節史記處天然之致不及新唐書事增于前文減于昔其不及舊書正坐此類方叙石駘仲卒四見沐浴佩玉轉增其態不厭繁複省句省字固不可

事美惡者·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近有事跡紀傳已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

通多此類·公梁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但自古

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惟左丘明裴子野王

劭無此也。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

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

為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解·則明賢達所

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

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畧求

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

一概論也

羊稱郤克聅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聅者逆聅者蓋宜除跛者以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頌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目

論固美矣然使餌魚捕鳥者止用一筌

一日可得魚鳥乎足之踐地也有限使踐足之外不留寸土尚可以行乎

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諸本作駢）脫誤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春秋左傳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驪姬毒而獻之祭之地地墳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

春秋左傳宣公十有二年楚師伐鄭荀林父救鄭晉師在敖鄗之間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

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云云非
隨會之語

史記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觀古名將所
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曰人臣奉法遵職
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前漢書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
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
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文帝知其
意使使者來輒係治之後因吳使者之言乃赦其
使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

春秋左傳文公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
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
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
為敏

春秋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
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
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
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公羊傳云晉郤克

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踊于棓而窺容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逆跛者使眇者逆眇者

史記張蒼者陽武人也文帝時為相蒼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百有餘歲而卒今本已無年字

莊子天道篇輪扁謂桓公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

呂氏春秋湯得伊尹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

隱晦

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

予元優劣而劣斷然亦不可相無模所謂字雙句偶者何容理盡于篇中遺拖

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摅以尤最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

其義理使不得曲暢耳不可謂顯

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郄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畧、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非其說也、旣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其欵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桷動於甍。師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

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于少期（魏志鄧哀王傳容貌姿美裴松之注云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叙事之一病也）子昇取譏於君懋（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興魏之書悵怏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六言）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畧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

才之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三國志也晉謂晉書也）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春秋左傳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氏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于是晉國之盜奔于秦

春秋左傳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春秋左傳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于

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作亂王何以戈擊慶舍解其左肩舍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史記韓信度上不我用即亡蕭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

史記高祖二年劫諸侯兵入彭城項羽聞之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

鄒子曰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

史記汲鄭傳贊始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

門外可設雀羅

妄飾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賁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

即前所謂汾洎背言之習亦後來鉄漢軋尸之濫觴也

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叙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

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為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卲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辯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緻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轎當作梮子長所書魯始為髽江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

改從雅言固病然常用土音令人不識可乎左傳駒支介為之言無以異于中國也漢書單于猜伍等所於漢帝書亦常不涉雅可謂固不可執一論也如撫盤脫帽則皆雅馴易用

案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受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牣神州、事異諸華、言多孔醜、至如翼犍道武所諱、黑獺周文帝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厖降蒯瞶、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三史、傳諸五經、

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愁山之犢彰於載識（杜臺卿齊志載讖云首牛入西谷逆犢上齊坂）河邊之狗著於謠詠（王劭齊志載謠云羅羅頭團圝河中狗子破爾苑）明如日月難為葢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或存[扶]而除厚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者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

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魏書穆帝初封代王至道武登國改稱魏王太武眞君十一年宋將王玄謨攻滑臺車駕南伐宋文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

春秋左傳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

春秋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漢晉春秋諸葛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辛毗持節制之

前漢書項羽聞彭越等攻下梁地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愼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羽行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

晉書初苻堅滅燕慕容冲姊淸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

幸之戰國策龍陽君謂魏王曰以臣之凶惡也
而得為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美人多矣聞臣
之得幸于王也畢褰裳而趨矣
北史邢邵養孤子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
云怨疾便覺之療寢食及卒痛悼雖甚竟不再
哭賓客弔慰收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
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
列子東門吳子死不哭其相曰公之愛子天下
無有今子死而不哭何也吳曰我嘗無子無子時
無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何哭
南史陳將吳明徹寇齊齊遣尉破胡援秦州與
王琳共為經畧還至彭城明徹圍之城陷琳被
殺哭者聲如雷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
恂善誘無以加焉
前漢書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匈奴號之
為飛將軍從衛青擊匈奴失道自到廣軍士大
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
前漢書高祖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

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槥具祀以少牢長吏視葬應劭注槥小棺也史記不載此事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魯人逆喪者皆髽魯于是乎始髽

晉書杜預以孟津渡險常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

北史劉芳字伯文彭城人篤志典墳王肅至北來及相會孝文宴羣臣于華林肅語次云古者惟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云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總以茲而言則男子有笄明矣帝稱善久之

秦記苻堅討姚萇于北地斷其運水之路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于萇營營中水深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于是萇軍大振堅方食撫

皤而訴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

北史万俟洛字受洛干齊神武以其父普老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死力

北史魏昭成皇帝諱什翼犍道武諱珪此云翼犍道武所諱誤

北史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州人

春秋左傳八愷一曰隤降

國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

補注

晉陽秋諸葛亮冠于郿據渭水南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

漢書高帝本紀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櫝應劭曰櫝小棺也字從木又史記田單傳其人以轊折車敗郭璞曰轊車軸也字從車此宜從木史通

誤。

左傳。衛莊公名蒯聵。晉文公名重耳。又史記刺客傳。有趙人蒯聵。

孫　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六終